

随唐诗神游仙境

李晓葵

【正见网】仿佛是一次仙游，透过唐人留下的诗作，或许可以拼凑出那个年代精彩的片段。我的惊讶在于我在唐诗之神韵中窥到天上的文化。

美好的地方、美好的境界总是令人心驰神往，诗人也不例外。他们让这种情感透过笔端，成为文化，跨越时空流传下来。仿佛正努力地向后人传递着天上的信息，表现出来是一种对遥远无限的天的苦思。在诗中，苦思苦恋的对象极其美好，看似一种无具体对象的高级情感。不是没有，是不在我们这个空间，故而不为凡人所见。事实上它是一种具体的存在，被不入三界且层次极高的副元神所见，或被主元神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(如梦中、主元神被酒麻痹之后)所感知，用人类的语言记录下来，便成为文化的一部分。

“长相思，在长安。络纬秋啼金井阑，微霜凄凄簟色寒。孤灯不明思欲绝，卷帷望月空长叹。美人如花隔云端，上有青冥之高天，下有绿水之波澜。天长地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。长相思，摧心肝。”(李白《长相思》其一)

“日色欲尽花含烟，月明欲素愁不眠。赵瑟初停凤凰柱，蜀琴欲奏鸳鸯弦。此曲有意无人传，愿随春风寄燕然。忆君迢迢隔青天，昔日横波目，今作流泪泉。不信妾断肠，归来看取明镜前。”(李白《长相思》其二)

“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”(晏殊《木兰花》)“我家襄水曲，遥隔楚云端。响泪客中尽，孤帆天际看。迷津欲问道，平海夕漫漫。”(孟浩然《早寒江上有怀》)

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中展开的相思恐怕不是面对真实生活中的女性，而更象一种对生命归属的渴求。思念的“她”是那么的悠远朦胧，可望而不可及，该是生命远在天边的寄托吧。

此外，唐诗也记述了对天的了解和对天的记忆，那是人类心灵永恒的记忆，不曾随世间过客在一次次轮回转生中遗失。我想，后来人读到唐诗中的相关诗句时，从大唐的诗行中记忆起天上的美好，故产生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深深共鸣。

“黄尘清水三山下，更变千年如走马。遥望齐州九点烟，一泓海水杯中泻。”(李贺《梦天》)

作者借梦游天神驰八表，到无际的宇宙空间去航行。在高空“遥望”俯视海上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神山，还看到人世间的微缩图象。

“我欲因之梦吴越，一夜飞度镜湖月。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剡溪。谢公宿处今尚在，绿水荡漾清猿啼。脚着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。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。千岩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倚石忽已暝。熊咆龙吟殷岩泉，栗深林兮惊层巅。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列缺霹雳，

丘峦崩摧。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”(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)

诗人眼前的仙境云兴霞蔚、千岩竞秀、万川争流、仙人如麻，真令人目不暇接。

“天河夜转漂回星，银浦流云学水声。玉宫桂树花未落，仙妾采香垂佩纓。秦妃卷帘北窗晓，窗前植桐青凤小。王子吹笙鹅管长，呼龙耕烟种瑶草。粉霞红绶藕丝裙，青洲步拾兰苔春。东指羲和能走马，海尘新生石山下。”(李贺《天上谣》)

诗人所及的天庭景象非凡。月宫采桂花、王子吹笙、仙女拾翠等，无不体现出天国乐园的优雅环境。古人游历仙境，感受到仙界的悠闲自在，天界之明净和谐，天仙之怡然自乐，天时的宁定不移，由此验证“天上方一日，地上已千年。”

“南风吹山作平地，帝遣天吴移海水。王母桃花千遍红，彭祖巫咸几回死？”(李贺《浩歌》)

这是借助神话情节的描述，表述自己遨游时空后对天地间的认识：当天上王母娘娘的桃花红过千遍时，地上的凡夫俗子彭祖巫咸(人间的长寿之人)就不知已经死过多少回了。世间的人生苦短，与天上近乎永恒的生命方式无法相提并论。

确实是“洞里仙人方七日，千年已过几多时”(张联奎《七夕》)

唐人不仅仅停留在了解天宫，思念向往天庭，得道成佛在那时就已是人心向往的目标。那时人们追求炼丹求道，跳出世外。

“梦中往往游仙山，何当脱屣谢时去。壶中别有日月天，俯仰人间易凋朽”(李白《下途归石门旧居》)

“丁令辞世人，拂衣向仙路。伏炼九丹成，方随五云去。松萝蔽幽洞，桃杏深隐处。不知曾化鹤，辽海归几度。”(李白《灵墟山》)

人来到世上不仅仅是为了当人，走上修佛修道之路就可能成仙成道、奔向美好的天上世界。这也许正是唐诗传给后人的可贵信息。